

伏魔录 辟邪录 斩鬼录 搜神录
道者无心系列

道可道





伏魔录 辟邪录 斩鬼录 搜神录
道者无心系列

道道道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道可道/燕垒生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
2006. 11

ISBN 7-80742-115-0

I. 道... II. 燕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8015 号

书 名/道可道

作 者/燕垒生

策 划/张 越

双城印象 九界文学网

特约编辑/双 城 白阿丽

责任编辑/萧 亮

封面设计/门乃婷工作室

封面绘制/满脑袋 [台湾]

插图绘制/张 旺

出版发行/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

(邮政编码 330006)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/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70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/19

插 页/8

字 数/280 千

书 号/ISBN 7-80742-115-0/ I · 66

定 价/28.00 元

《道可道》前言

中国的术士，一直是一个神秘的群体。身怀奇术的异人，不论是国泰民安的盛世，还是烽火连天的乱世，他们总是走在阴影里，或独善其身，或杀人越货，不论是正是邪，都留下了种种奇异故事。

《道可道》系列的主角无心，出身正一教。正一教属道教符篆派，也就是东汉张道陵所传的五斗米道，历代都由天师执掌，明代号称天下三大世家，凤阳朱是国姓，曲阜孔是至圣先师，江西张就是天师苗裔了。这一派道士大多不忍葶酒嫁娶，因此也被称为火居道士。火居道士和俗人无异，可婚娶，平时居家，习吹打弹唱，遇有丧葬等事，群往画符念咒，导引亡灵。当然小说里的法事被我大大武侠化了，总不能让无心拿些乐器吹拉弹唱一番降妖捉怪。

张天师捉鬼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，明人罗懋登的长篇通俗小说《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》中，随同郑和下西洋的两个法师之一便是张天师，而笔记中记载张天师捉鬼的故事也极多。故乡有座名谓“祥云观”的道观，是元初濮莹建造，原名玄明观，为江南三大道观之一，清初为避康熙玄烨讳才更名“翔云”。据说当初香火极盛，但我看到时就只剩了一个山门，还有两只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拉倒的石狮子。山门是用条石砌成，正中有条裂缝，老人说那就是张天师路过此地时与观主张和斗法失利，一怒之下用法剑砍出来的。虽然我看不出哪有剑砍的痕迹，但听到这故事却让人大为神往，几乎信以为真，因为居然还有事实佐证。在笔记中，天师和法官向来以“五雷法”降妖伏魔，清人袁枚《续子不语》有《朱尔玫》一条，谓康熙间有术士朱尔玫以邪术惑人，号称神仙，名重京师。某次与张天师斗法，朱尔玫将茶杯抛在空中，仿佛有人捧着，竟不落下，而张天师亦掷一杯，则张杯停于空中，而未杯落矣。“或问真人，真人曰：‘彼所倚者，妖狐也；我所役者，五雷正神也。正神腾空，则妖狐逃矣。’”

小说中出现的对立面竹山教也是民间实有的邪派，《子不语》中有《学竹山老祖教头钻马桶》一条，文曰：

湖广竹山县有老祖邪教，单传一人，专窃取客商财物。其教分两派，破头老祖，即竹山师弟。学此法者，必遭雷击。学法者必先于老祖前发誓，情愿七世不得人身，方肯授法。避雷霆须用产妇马桶七个，于除夕日穿重孝麻衣，将三年内所搬运之银排设于几，叩头毕，遂钻马桶数遍，所以压天神

也。有江西大贾伙计夜失三千金，旦视箱篋，丝毫不动，惟包银纸有虫蛀小孔而已。因记船过襄阳，有搭船老翁借居舱后，每晚辄焚一炷香，向空三揖三拜，口喃喃诵咒，听之不解，疑即竹山邪教也。识者包银用红纸，四面以五谷护之，则其法不能行。

这里的竹山教，学的也是五鬼搬运之类的小法术。学竹山教法术得头钻马桶这一细节十分有趣，说是为了避雷霆，看来竹山教也自知是邪教，会上干天怒，才借污秽避雷，倒有几分真小人的率直。在《道可道》故事中写到的雁高翔这名字出自清末宣鼎笔记小说《夜雨秋灯录》，那里的雁高翔是个侠客，其实就是个打家劫舍的强盗。当初读此书，就非常喜欢那个雁高翔对三柔秀才所吟的一首长诗：“天边月黑叫鬼车，平原美人泣头颅……”粗犷妖异，很有怪诞之美，写到这个故事时，便把这个名字顺手拈来了。竹山教在还珠楼主的《蜀山剑侠传》中也有出现，不过李寿民笔下的竹山教是彻头彻尾的妖人，跑跑龙套而已。小说中与竹山教同出一源的“九柳门”则是出自虚构，于史无据。

2

中国的术士与日本的忍者和阴阳师颇有类似处，忍术和阴阳术其实也是受中国的神秘文化影响而出现的，忍者小说中最常出现的“临兵斗者皆阵列在前”九字真言，便出自葛洪《抱朴子》，其中还有几字错讹。只是现在关于忍者和阴阳师的小说有很多，中国传统的术士反倒渐渐为人淡忘，殊为可叹。



楔 子

“我刚才就说过了，你大概没听清。”克朗索尼清了清嗓子，用相当不标准、但尚可听清的声音，一字一顿地念道：“太、上、老、君、急、急、如、律、令！”



卷一 伏魔录

一 收妖 / 8

“太上有命，普告万灵。天将统天下，伐天鼓、扬天旌、挥金星、掷火铃、捕无影，搜无声！”

二 五显灵官庙 / 14

突然，无心听到了一声重重的吸气声，紧接着又是一声断喝，头顶的空气也像突然裂开，有一根无形的长鞭当头打下，他大吃一惊，脱口叫道：“大日如来金刚剑！”

三 螭龙咒 / 19

螭龙咒是一种极为阴毒的禁咒，无心其实并不会解，但他所学芜杂，除了正一教的法术，还学了许多别的东西，他无法解开这禁咒，便以异术辅助正一天觉剑强攻。

四 天狗食月 / 24

无心在她裙下道：“阿红姑娘，好点了么？”她轻轻道：“马上就好了。”纤手一扬，那把短剑插向无心的背心。

五 蛇变 / 29

螭龙咒的反噬之力如此惊人，无心原先也根本没想到。他周身无一处不疼，只怕身上擦伤撞伤之处不少，眼前又是什么都看不到。

六 钟鸣 / 34

无方想着方才那少年僧人的一声叹息，不由得遍体都是寒意，心中想道：“师父原来也会叹息！”

七 波罗夷 / 40

地上，散落着一些金银器具。原来筑神像时泥胎大多是空心的，里面总放些压制之物，若是佛像，则多半是些经书，但五显灵官庙本是刘家自行在佛寺上改建，里面居然放的是些金银珠宝。

八 入魔 / 45

他看着月亮，喃喃道：“人不自救，怎能救人？”也不知是对自己说还是对月亮说的。

九 明王不动 / 49

那是一只左手，上面沾满了泥土血迹。他大喜过望，伸手一拉，叫道：“小和尚！”哪知一拉之下，这只手一下被拉了过来，借着暗淡的月色，却见那是半张脸。

十 除魔 / 53

这深坑里暗无天日，宗真的身体像是幻成了泥土一般，全无气息。他茫茫然打着转，突然听得有尖厉的破空之声，两个铜环已从上面电射而至。

十一 无极 / 58

五雷天心大法是五雷法中至高无上的法术，无心会的不过是五雷破之类旁系法术，宗朗的幻身已然能呼风唤雨，这一点雷击于他自然不伤皮毛。

尾声 / 62

无方吓了一跳，忙道：“是！是！”他一嘴白胡子也被雨水沾在了一起，成了一束，宗真突然大笑起来，掸了掸身上的泥土，长声道：“术有正邪，道则一也。”



卷二 辟邪录

一 赶尸人 / 66

铃声越来越响。那是道士在向屋子走来吧，铃声中，还能听得到“咚咚”的声音，那是三具行尸在跳动。

二 义冢 / 70

那些兔子山鼠之类，全是中了尸气而死的，小保抓到的想必也是只沾到尸气的兔子。这么大的尸气，除非是将数万人的尸骨全埋在一处才会产生。

三 九柳龟息术 / 75

他方才乍见死人站起来，吓了一跳，此时却已平静如常。湘西乡里妖异之事传闻极多，言绍圻虽不曾见过，却也听得多了，就算死人复活也不过如此。

四 暗夜之妖 / 79

叫刚正就代表刚直正义么？无心想说现在执国政的那个其实是汉人，却自认是蒙古人的太平。名字叫太平，天下却着实不太平。他有些想笑，但心头却隐隐地作痛。

五 杀人无形 / 84

无心还没说，言绍圻上前道：“大人，这位道长是来驱邪的……”

六 行尸乍现 / 89

这是北斗玄灵咒。无心布好了这个阵势，咧嘴一笑，正待走进去，突然又站住了。

七 斗智斗勇 / 93

来的人正是无心。他一招逼退了鹿希龄，却也不敢冲上前去，左手早从怀里摸出了几张符，随手一掷。符纸又轻又薄，掷出时却像铁板一样插进泥土。



八 返魂 / 99

竹山教与九柳门势不两立，相争已有数十年，互相都是知根知底。此番九柳门投靠了官府，势力更大。

九 水火刀 / 105

竹山教是个邪教，教中人物定是阴狠恶毒，罪不容诛，但这雁高翔虽然用的法术尽是嫡派竹山术，为人却大是光明磊落。

十 毒龙潭 / 110

鹿希龄蹲在潭边，用一根筷子在水皮上画了个圈，另一只手又从怀里摸出些药粉洒了上去，右手的筷子往圆心一插，嘴里轻声念着几句咒，那根筷子摇摇晃晃，突然像是钓鱼的浮子般竖了起来。

十一 人心有邪 / 115

这毒龙已是数百年的妖物，鳞甲间的粘液都有奇毒，也只有僵尸才可以到那洞中去。只是僵尸已少了四个，本来他们可布成大四阴尸罗阵，此时却只有三组，威力大减。

尾声 / 123

电光划破长空，照得四周一片惨白，也照出孙捕头的形相。这人不是旁人，正是鄂州捕头孙普定。

卷三 斩鬼录

一 雨夜灵柩 / 128

院子不大，当中是一座圣母像，地上开满了雏菊。这种故乡常见的花在这极东之地居然长得比在佛罗伦萨时更茂盛。

二 三一寺 / 134

他走到门前，一道闪电突然划破夜空，映出了那庙宇的轮廓，正好可以看到匾额上写着“三一寺”三个字。



三 布局 / 140

这无心定不是个好人吧。他摇了摇头，光光的头皮映着从门外投进来的一线阳光，明亮如镜。可是他心底虽这么想着，可不知为什么，偏又觉得这无心同样不会是个坏人。

四 哀牢山叱剑术 / 145

铁希见过军中所用的火铳，但那些东西大多又重又大，根本不能随身携带，他根本想不到眼前这人的火铳竟然精巧如斯，闪也闪不开，当胸应声出现一个血洞，鲜血如箭，直射出来。

五 冬瓜 / 152

无心平生最不喜门派之见，听得这话甚是入耳，道：“大师所言极是，贫道也以为，修行本是慈悲为怀，皆是一理。便如释门，大乘度人，小乘自修，然自修方能度人，度人亦可自修，如此方是至理。”

六 入阵 / 157

他自幼便听长辈们对自己说，行侠仗义，惩奸除恶，乃是剑士本份。世上万事，总是邪不胜正，可现在看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

七 陷阵 / 164

这木郎大咒号称雷法第一繁复，前后共有九十七句，欸火真形，雷公丹篆，变化无端。无心口中念咒，脚下踏着禹步，长剑在地上曲曲弯弯，画了赤鸡紫鹤符。

八 破阵 / 169

原来这一段是五雷混合咒总诀，无心心知对手法术高深，单以五雷混合咒的任一种都对付不了他，惟有以九九归一，九天心咒同时使出，方能将九柳七杀阵一举击破。

九 鬼穴 / 174

他也没读过什么佛经，自然说不出精深佛理。原来密宗所行名谓“秘密三摩耶戒”，即是禅宗无相心地戒，无心虽然不太分得清显密二



宗，说得倒也不甚离谱。

十 鬼夜行 / 181

天下剑派不知有几，术剑门只有三个。但这三个术剑门都是臭名昭著，传说术剑门出来的尽是一些旁门左道的妖法术士。

十一 计中计 / 186

这火咒剑是无心的师傅别出心裁，将道术与剑术合到一处创出来的，天下道士，法剑大多是桃木剑或金钱剑，没有用真剑的，因为这火咒剑极烫，桃木剑与金钱剑都承受不起，因此无心用的向是真剑。

十二 天地反覆 / 194

厌胜术乃是将他人精魂摄入一物，斩物即如斩人，只是这东西必要被那人碰过才行。

尾声 / 199

他们此番最主要的目的便是毁掉神奴，哪知刚把五明的尸身翻过来，三人同时“噢”了一声。

卷四 搜神录

一 龙虎山 / 206

原来雁高翔的水火刀是以葫芦中的美酒化成寒冰，平时与人对敌，旁人用的不是精钢长剑，便是镔铁单刀，与他的水火刀相交，寒气循兵刃而上，不消几下便冷得握不住，武功便大打折扣。

二 六神 / 212

赫连氏号称神剑，是术剑三门之一。这三门都被正统武林看作邪门外道，人人不耻，赫连午却一直以为自己出身于名门正派，而他的为人也同样大是光明磊落。

三 六丁六甲阵 / 219

一推窗，窗外月白风清，却不见有雨意。他略微一怔，扭头却见无



心呆呆地看着窗外，眼里露出惧意，心头一动，道：“有异样？”

四 山坡恶斗 / 225

六丁六甲阵乃是茅山宗的镇山之宝。当年宋徽宗时，茅山宗嗣法宗师刘混康极受尊崇，徽宗即位后，敕令扩建茅山元符观为“元符万宁宫”，并赐刘混康九老仙都君玉印、玉剑，又亲书《六甲神符》赐之。

五 术有正邪 / 232

“人不在山，心在师门。术有正邪，道则一也，师父不闻诃利帝母事么？”

“术有正邪，道则一也”这八个字是当初宗真与无心初识时，见无心身怀众多邪术，这般对他说的。所谓邪术，只消不是伤天害理，用在正道上，亦可成道，而一念不正，由道入魔易，立身坚定，由魔入道亦不难。

六 六神通 / 239

所谓六神通，乃是天眼通、天耳通、知他心通、宿命通、身如意通、漏尽通这六通。显密两宗，虽然同属释门，但显宗不修神通，密宗却专注于神通，只是能修成前三通者聊聊无几，修成后三通者当世无一。

七 陷阱 / 247

他心头猛地一亮，这些支离破碎的事情便如有一条无形的细线，一下串了起来。

原来如此！

八 风云寨 / 253

无心又是一怔，道：“给我的么？”他接了过来，见信封上什么也没写，颠了颠，方才一下撕开，抖出里面一张信笺，刚一触目，登时呆住了。

九 血祭 / 259

他猛地一惊，连大饼也忘了吃了。这副情景，依稀与当初他在胜军



寺外所见一般。难道，这里也有什么神煞么？

也许，师父便在那儿吧……

十 勾陈滕蛇 / 267

正要拉门，一阵微风吹来，他鼻子一抽，脸色大变。

这是一股淡淡的血腥气！

他大惊失色，猛地拉开门。门刚一开，却听得莎琳娜尖声叫道：“哎呀！”

十一 人心难测 / 275

他正在想着，丈许外的地上突然现出一道划痕，如同一个隐身人拖着根无形的长枪，直直向他迫前。惠立气息一滞，心头一紧，暗道：“原来还有这等好手！”

十二 止戈为武 / 282

鸣皋子想不到他会说出这种话来。他脸上阴晴不定，面色已变得狰狞，喝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死吧！”身形忽如鬼魅，一下闪到无心身后，五指扣住了他的背心。

尾声 / 288

海风如刀，掠帆而过，发出呜咽之声。这艘海船载着一船行客，渐行渐远，也终于没入了大海与青天相接之处。



楔 子



“要去龙虎山?!”

金翻译有些莫名其妙。他是鹰潭惟一的意大利语翻译，今天被分派一个任务，说有位意大利朋友想去附近龙虎山观光，由他负责接待。他道：“为什么要看这些四旧？以前的外宾不都是招待他们参观红旗大队，看看社会主义新农村么？”

缪司长叹了口气，道：“这是那位意大利朋友自己提出来的，不知道他们哪里听来的这个消息。他是意大利一个望族的人，对中国人民很友好，这次也是作为水利专家来的，上面发下过话，要尽量满足他的要求。这样吧，我派部车给你，一路上你跟他联系。”他想了想又道：“对了，伙食费尽量控制在每顿两元以内。四菜一汤，两荤素。现在鱼虾便宜，多吃点，也足够了啊。”

金翻译叹了口气。作为任务，他是没有反驳余地的。如果是以前，听说龙虎山倒也不错，道观建得巍峨壮观，可自从停课闹革命以后，那儿作为封建迷信的大本营，也不知被红卫兵抄过多少次了，恐怕也看不到什么。他道：“那，缪司长，什么时候走？”

“马上就走。”缪司长走到窗前，“看到没有，那儿坐了个黄头发外国人的吉普车就是了。”

二

这是两个小时前的事了。金翻译走在龙虎山镇的街上，默默地想着。街道是用长长的青条石砌成的，总有个几百年历史，但大多完好，还很平整。可是这么个灰蒙蒙的镇子，实在没什么可看的。路边的围墙上，红漆刷上了一些诸如“一定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”或者“走资派还在走”

之类的标语，几个穿了蓝布衣服的老头子则坐在门口边晒太阳边下棋。他们一进镇子，镇上的小孩见有外国人来了，登时拥过来围观，这些老头子倒是见怪不怪，只是瞟了一眼便又下自己的棋去了。

到处都一样。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鸡屎臭，还不算太难闻。虽然听惯了“我们的朋友遍天下”这样的光辉教导，但金翻译还是有些微恼怒。这些外国人，一个个不知道为什么都喜欢自讨苦吃。红旗大队是专门为外面参观的人预备的，户户通自来水，家家有电灯，可以充分显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气象，可这意大利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难道就为了看看这么一个破败的小镇子么？这种样子只能给社会主义抹黑。他看了一眼身边这个正在兴致勃勃拍照的名叫克朗索尼的意大利人，心里升起一团疑云。

他真是一个友好人士么？说不定，是苏修派来的特务，专门来抹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吧。

“金，请问那是什么地方？可以进去么？”

克朗索尼的问话打断了金翻译的胡思乱想。他抬起头，顺着克朗索尼的手看去。前面在一片黑瓦白墙的民居当中，挑出一角飞檐，显然那儿有座古建筑。只是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道：“我去问问。”

他走到一边。两个老头子在下棋，另一个正背着手看着。这老头子倒是恪守观棋不语的古风，站着一声不吭。

“老同志，那儿是什么地方？”

金翻译指了指那一角飞檐。那个看棋的老头子抬起头来，道：“那儿啊，是大队仓库。”

“可以进去么？”

那个老头子笑了：“这两天正在交公粮，门都开着，随便进。不过也没什么好看了，六八年有红卫兵来，里面砸了个稀巴烂。”

“以前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“以前啊，”那老头沉吟了一下，“以前那是天师府的伏魔殿。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，嗨，气派！”

一个下棋的老头子忽然抬起头，拿一个吃掉了的炮敲了敲桌子，抬起头道：“阿狗伯伯，你这张嘴也吃苦不记苦么？还要多嘴。”

听得这话，那个看棋的老头子一下不说了。也许，以前他是因为说过伏魔殿如何气派，吃过点苦头吧。金翻译点点头，回到克朗索尼身边，道：“克朗索尼先生，那地方原先是一个宗教场所，现在是个仓库。”

“宗教场所？是不是‘伏——魔——之——殿’？”

这后四个字是一字一顿说出来的，而且居然是中国话，虽然并不标



准。金翻译吃了一惊，道：“克朗索尼先生，你听说过？”

“当然，”克朗索尼搓搓手，已掩饰不住兴奋。“怪不得一模一样。金，我们去看看。”

他说完，把照相机往肩上一掩，已大步向前走去。金翻译比他要矮一个头，克朗索尼大步走，他得小跑着才能跟上。还好那个仓库不算远，拐过几个弯就到了。

远远看去，还看不出规模来，走进了才发现原来那座伏魔殿的大门着实不小。这时候大门洞开，不时有人挑着担进来，担着的都是谷子，那大殿上的确空空荡荡，靠门口放了一把磅秤，一个耳朵上夹了根烟的中年人正在过磅，另一个戴眼镜的人则捉了支毛笔在记账，多半是个会计。看见克朗索尼和金翻译进来，里面的人都有些吃惊，几个乡民看着克朗索尼的满头金发，连谷子都忘了下肩。克朗索尼却不管别人拿他当猴子一样看，急匆匆地到处看着，摸摸大殿的柱子，又对着墙上一些因为年代久远，已经不可辨认的壁画发呆，还不时拍几张照片。

“喂，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好半天，那个正在过磅的中年人才问道。克朗索尼和金翻译来得太突然，他一定摸不着头脑。金翻译连忙走过去，道：“那位是意大利朋友，国际友人，他想看看这儿，你们忙你们的吧。”

“国际友人？”中年人咂摸着这个词，忽然露出笑意：“是不是和白求恩一样？”

“对，对，就和白求恩一样。”金翻译松了口气。还好这个人老三篇读得熟，倒省了不少口舌。

中年人点点头道：“看吧看吧，反正也没东西。”他看了一眼克朗索尼，又小声道：“意大利在哪里？是不是也在加拿大？”

“差不多，隔着几里地。”

“明白了。就跟这儿和北京似的。嘿嘿，我常听收音机的，我们的朋友，遍天下么。”中年人又点点头，忽道：“他在做什么呢？”

金翻译扭过头，却见克朗索尼正一瘸一拐地走着，但显然不是因为脚扭伤了，他脸上一脸的正经，每一个步子都踩得很小心，倒像一种样子不好看的舞蹈。金翻译也楞住了，嘟囔道：“大概，是在跳舞吧。”

“是禹步。”

那个记账的眼镜忽然说了一句。金翻译一怔，中年人倒是恍然大悟，道：“对了，三眼子，我小时候见过你师父做法事，他也这样走过。”

这个三眼子想必是个还俗的道士吧。现在红卫兵闹得不凶了，金翻译



还记得，前些年大破四旧时，那些和尚老道全被红卫兵勒令还俗。他越发惊奇，心中的疑虑也更深了。

这个克朗索尼到底是什么人？

在仓库里走了一圈，克朗索尼似是意犹未尽，在大门口拍了好几张照。这副架势，总让金翻译想起以前在电影里看到过的美国特务。如果不是知道这儿不是什么国防工程要地，也没有兵工厂，他恐怕马上就要去汇报了。

他似乎对这儿很熟，难道以前来过？可是克朗索尼年纪不过三十多岁，不算太大，如果他曾来过龙虎山，又该是什么时候？

“金，山上，是不是有一个叫‘烟——发——官’的地方？”

金翻译道：“什么？”他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来时看过一点资料，似乎也没有这个地名。

“‘烟——发——官’”克朗索尼见金翻译听不懂，也有些着急，伸手比划着。

“‘烟发官’？我也不知道。”金翻译摇了摇头，实在不明白克朗索尼到底在说些什么。这个名字闻所未闻，也不知道这意大利人哪里听来了。他回到仓库里，向那中年人道：“同志，你听说过‘烟发官’这么个地方么？”

那中年人还没回答，边上的会计忽然大声道：“同志，这位外国朋友是不是说的演法观？”

这几个字克朗索尼也听懂了，他兴奋起来，叫道：“对，对，烟——发——官！”

中年人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有个演法观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就是天师庙。”那会计抓了抓头皮，“这名字知道的人很少的，我也是以前听师父说过一次。”

“天师庙啊，那我知道。”他走出门外，指着上山的路道：“从这儿上山走一段就看见了。不过现在已经塌得差不多，也没什么东西。”

三

演法观果然已经颓圮不堪，屋顶几乎整个塌了下来。站在门外，金翻译皱了皱眉，道：“克朗索尼先生，不要进去吧，很危险。”

克朗索尼却似不曾听到，呼吸也有些急促。他忽然掸了掸本来就非常干净的西装衣袖，向前走了一步，伸手做了个手势。金翻译这倒看懂了，

